

## 春肠遥断牡丹亭——在西安看青春版《牡丹亭》

焦海民



青春版《牡丹亭》来西安交大演出了。6月，我参加戏曲高层论坛的时候，他们就开始弄这个事，现在终于把它请来了。按白先勇的说法，他在给昆曲培养大量的年轻观众。那么，我则给昆曲培养更小的观众。女儿看完后说，她要唱戏。于是，一路上，便舞里舞姿，走起了杜丽娘的步子。

白先勇，把这个老戏推了出来，你见他喊过什么口号么？

那是比不得的，人比人，气死人。这个文人做了这么一个惊天动地的事，依然“愁肠百结”，到西安，已是第109场了。梁山泊也才108将，就够威风凛凛，而它却这么春风化雨，实在是叫人春肠遥断，感动无语。

戏实在是老得太——昆剧，且还不是最老的“水磨调”，汤显祖做它的时候，《浣纱记》已经出来，昆剧都很成样子了，播满江南江北。

《牡丹亭》中，海陵王率金兵南下，何尝又不是戏与曲的一个必然，我把它看作一个象征。我推想这本《牡丹亭》在那个时候，唱腔上大体就是这样，基本定型，和今天的昆剧差不多一样。我第一次看这个戏的碟，就很惊异，它的一折《虏谍》竟然是梆子腔。我不知道白先勇他们在音乐上有什么来历？及至查书，才看到书里

原本就标有北曲的，于是释然。可见大学里读书，囫囵吞枣。书是徐朔方先生依据明怀德堂本校注的《牡丹亭还魂记》，人民文学1963年版，基本是最准确的一个版本。再翻，岂止是这一出，很多出都有北曲，徐先生做注的时候，在曲牌前都写上了“北”，这就很明朗了。

12出《寻梦》里的一个曲牌“二犯么令”，颇令我一震！这里还有“二犯”？搞秦腔的人，都知道一本《缀白裘》里所收的那个传奇本子《钵中莲》，里头就有一出，曲牌写作“西秦腔二犯”，据此而论秦腔之古老，其实他们并不是一件事。《缀白裘》虽是清乾隆年成书，但《钵中莲》写定的年代绝对要早，嘉靖年的本子。“犯”，我怀疑就是“4”音，即工尺谱里的“凡”。那么为什么又写成“二犯”？工尺谱记谱时，虽标的7个音，但实际上是12音高，不标升降符之类的，所以有时一个谱是表示两个到三个音节变化的，而“凡”就是“4”和“#4”，我想这可能就是“二凡”的来由罢。“二犯”有时候还写成“二凡”、“二番”等等。

再听这一段唱，显然是二黄戏的西皮板式，上本《虏谍》的开场锣鼓，中本《淮警》、下本《折寇》就是这样，好多人起初以为是“京剧”，这个感受是对的，但实际不可能是，京剧还很晚呢。“二反”、“二凡”、“二犯”或许就是“二黄”，南方人“H”“F”不分，记成了这样。在这一点上，《牡丹亭》倒很支持我的老师束文寿的观点。这就是戏曲史上，金人南下，带去的“北曲”，按现在的分类法来说，是板腔系，更确切的说是皮黄。自魏良辅纯正的“水磨调”昆曲后，到梁辰鱼《浣纱记》，北曲已被融进昆曲之中，故而形成了新的“昆剧”，《牡丹亭》继其后，南北曲，和谐交融，形成影响南北的“国剧”——昆梆子、昆曲、昆剧，这几个概念应当是一样的。

为什么说它是“国剧”，当然这是指明代的情况。因为昆剧当时是影响全国的戏剧，且它的演唱用的是“中原音韵”，也就是当时的普通话，这一点后来的汉二黄、京剧都沿用了。所以，昆曲的发音和现在的京剧的发音，一样，都是中州韵。只有丑角的话才是地方化的“苏州话”，这一点京剧也一样，丑角说的是“北京话”。所以，石道姑一口吴农软语，蛮好听的。汉二黄也是这样，唱时中州音，说时地方话，并且，有一点是，人物（一般是丑角）籍贯那里，便说那里话，有点像今天的革命题材电影，领导人是那里的，他就说那里的话。古今对比，一正一谐，倒是很有趣的。昆曲成为全国性的影响，在如今许多地方戏中，都有痕迹，汉二黄，现在还保留一本昆曲《大赐福》，当是“仙吕宫”《点绛唇》套曲，80岁的老艺人邢大伦还可以唱，我在他家听过的。

至于后来的京剧，那就更明显，“昆乱不挡”，说的就是京剧演员昆曲、乱弹都可以唱，梅兰芳就是一个，他演唱的昆曲《牡丹亭·游园》，四座俱惊，至今还保留有电影录像。包括像秦腔这样的地方戏，如今还可以找到昆曲的一些迹象，一般是含有“四字句”开始的一段唱，艺人叫这些唱词、曲调为“昆头子”。

这个问题就过去了。

再说青春牡丹。很厉害，白先勇经过对原作的调整、删改，如今的演出，在时间上是少了，但也需要三天的时间，属于连台本戏，分上中下三节，三晚演出。原作的55出，减到27出，而且，有些回目和原作次序不同，先后有些调整，看起来很紧凑了。戏曲改编，大多都是这样。

汤显祖做牡丹亭，杜丽娘出生入死，我在大学读这个剧本时，就不理解，以为没有什么。那是年龄不到，到现在看，却是实在的惊讶。我早上还和寇挥说他的旧作《北京传说》，晚上即看这戏。生死之间，大有意味，只是需用心体会罢了。帕穆克《我的名字叫作红》，即以怨死鬼来讲述，撕开一个悲凉的世界。寇兄总不以为然，其实他也早就在他的小说中这么做了，只不过没有人注意，《灵魂自述》就是这样。电影《地下》也差不多，而他的《北京传说》更是如此，生界、死界，女鬼，我不知道将来这个书一面世，世人怎么看，他是如此的前卫，以至于总被压着。

可是，600年前的《牡丹亭》都搞过这个写法了，难道不令人惊讶吗？同一时期的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，只是写到死，何尝又有生呢？《幽媾》《冥誓》，何尝又不是开启了《聊斋》呢？所以，汤显祖了不得。中国的古代志怪小说，这些写法，习以为常，《幽明录》中的《石氏女》及唐传奇《离魂记》，不也是这样吗？

女儿在一旁看，问：“她们唱，咋老‘哦’‘哦’‘哦’呢？”

我说，那是拖腔，他们唱一个字的时候，不是光发一个字的音，而是把一个切成三块的往出发，这就是“水磨调”，咿咿呀呀。咱们现在有拼音，那时候没有拼音，就是用另外两个汉字放在一块来拼，叫“反切”，“天”字，反切为他千切，唱的时候，又分成“他利安”三字来唱，这样，吐词就清楚了。你看，“良辰美景奈何天”就唱成“良哦辰哦美哦景哦奈哦何哦天——”，加上反切，要转多少弯！

她说，太难了。

我可不管她听懂听不懂，只是接下去说：“对呀，正因为它很难，才要青春版的呀。”

生生死死，全赖这一张画。

## 倩女离魂

情不知所起，一往而深，生者可以死，死可以生。——他们在《幽媾》

《淮警》，金人来了，他们带来了“北曲”，如果说这些北曲相当于“二黄”的话，那么，我们又在家门口听了一回 600 年前的“老秦腔”。现在的秦腔，只能给它取个名，叫“后秦腔”，它们两个是完全不同的。

牡丹亭上三生路，《回生》一出。寇兄的小说《北京地铁下的复活》，和它异曲同工。

什么叫“昆曲”，这就是，他们不用弦索即胡琴、板胡一类，而用“笛子”“笙”等管乐主奏，这就是最基本的区别。